

規重潘……………疑質証考夢樓紅適胡
 紹君……………候時的熟成丹毛紅當
 生漢……………子日的瑪爾阿在
 丞小……………奎喜劉到想棠海秋由
 同景洪……………園瓜的伯生土



蕉風

半月刊

71

日十月十年八五九一



天鵝湖 (木刻)

• 陳洪甄 •

5201
3600



這是新加坡的怪現象：市議會廢除權杖，指其為殖民地的產品。但立法議院的權杖，却是一種權威，受人尊敬。

在這「獅子城」中，同是一種權杖，却有兩般遭遇，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小華）

聯合邦教育部長左夏里說：「爲了使本邦有更好的公民，我鼓勵華巫通婚。」

左夏里先生的鼓勵辦法不知到底怎樣？如果可以得到一筆獎金，或不必皈依回教，我第一個響應演唱「馬來情歌」。而後面跟着來的人們，還怕不是一條長龍嗎？（王老五）

報載：脫衣舞后陳惠珍，近已與印尼籍丈夫正式離婚。她坦率地對記者說：「我們同居七年，現已緣盡，再相處下去只有痛苦，故我自動補償他二千五百元。」

在金錢萬能的社會裡，男人可以玩弄女人，女人也可以玩弄男人「男女平等」，此之謂也！（酸秀才）

台灣海峽炮火連天聲中，有二百一十二名國民黨軍人舉行集團結婚，由副總統陳誠主婚，總參謀長王叔銘爲介紹人。

這是爲了鼓勵士氣？還是爲了粉飾太平？這要問台灣的衰衰諸公

了！（伏龍山客）

據外電報導：蘇聯首魁克魯雪夫在「真理報」中向美國提出警告說：「威脅共產中國，即是威脅蘇聯」云云。

這正說明中國大陸已落入蘇俄的懷抱，克魯雪夫不打自招，其愚一何至此！（我非中國人）

報載：台灣海峽炮火連天聲中，台北市依然歌舞昇平，一片醉生夢死的景象。

「薰風吹得遊人醉，錯把杭州作汴州」，這是詠的南宋末年的情景，想不到也可作爲今日的寫照，難道歷史果真會重演的嗎？（白雲天）

王永元市長和他的同僚們，在上星期日出動掃街，據說已爲「除圾」運動起了帶頭作用。

但願新加坡全市從此永遠保持清潔，否則，市長和他的同僚們可要忙碌，凡我市民都會爲之不安的。（小市民）

約·法·三·章

-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胡適紅樓夢考證質疑

(下)

潘重規

胡先生說：「必須考定曹家從極繁華富貴的地位，敗到樹倒猢猻散的情況。」胡先生又說：「紅樓夢開端便說，『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又說：『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這是明說此書的著者——即是書中的主人翁——當著書時，已在那窮愁不幸的境地。況且第十三回描寫秦可卿死時在夢中對鳳姐說的話，句句明說賈家將來必到『樹倒猢猻散』的地步。」我們既找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寶玉是曹雪芹，賈府甄府是曹家的影子，那麼，胡先生所說的前面一段話，就有修正的必要。我以為「此書的著者，當著書時，已在那窮愁不幸的境地。」這是一點不成問題的。我們試讀一遍清初孔東塘的桃花扇傳奇的最末一折：「俺會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樹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謙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會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殘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興國換換，調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這還不是作者經過極繁華富貴的遭遇而到窮愁不幸的境地嗎？至於紅樓夢作者特意點出買家必到『樹倒猢猻散』的地步，更是清初一般志士朝夕盼望的這麼一天，可惜遲了二百多年，漢族革命成功時，他們已經看不見了。「猢猻」正是指的「胡兒」，乾隆年間受到殺頭抄家的徐述夔，他的一柱樓詩集裏有一首詠正德杯的詩，裏面有兩句說：「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我們能說徐述夔不是有意將「壺兒」影射「胡兒」嗎？我們能說乾隆帝是認賴他「心存叛逆」嗎？我們再看乾隆廿六年余豹明首告余騰蛟詩詞譏訕案。余豹明呈抄余騰蛟逆詩五首，每首都加註解。其中有一首龍潭石詩云：「巨靈劈山骨，倒落神龍淵，明月墮寒影，留客聽清猿。」註解云：「龍潭距縣數十步，兩岸平壤，並無遮蔽，何言『明月墮』？人煙擠密，行『人輻輳，何言『聽清猿』？明月墮影，猿聲悲切，與題不肖，意果何指？由此可知清初漢人心中是以『明月』指『明朝』，猿猴——即猢猻——指胡兒。紅樓夢作者不但希望『樹倒猢猻散』，而且還咒罵『猢猻無後。試看五十回暖香場雅製春燈謎裏的一個謎：

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却是一個俗物，你們猜猜。」

說着，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覓。」衆人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想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要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巴去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猴兒」即是「猢猻」，「猢猻」即是「胡兒」，胡兒「前頭都好」，末後總是要「剝了尾巴去的」！凡陷在異族控制下的漢人，那一個不是眼巴巴的望着這一天的來臨？如再不信，試看清初民族義士顧亭林，他的著作反清的思想表現得極強烈。他的學生潘次耕把他著作中太犯忌諱的詞句刪改了許多，然後纔敢刊印行世。前些年，無錫孫毓修得到鈔本蔣山傭詩集（亭林先生亡國後自號蔣山傭），發現刻本刪改處頗多，做了一篇校補。商務印書館影印亭林詩集時，把校補附在集後。我現在把他被刪掉的一首陽慶引抄錄於後：

陽慶引

今年祖龍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歷數推遷小縮，天行有餘或不足。東「支」跳梁歷三世，四十五年稱僞「舜」。睥睨越巔入輿圖，兩戒山河歸宰制。佳兵不祥，天道好還，為賊自賊，為殘自殘。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支」孽。徵兵以「願」州，加餉以「願」州，土司一反西蜀憂，妖民一唱山東愁。以至神州半流賊，誰其嚆矢「支」尤。四入郊圻躪齊魯，破屠邑城不可數。剝腹絕腸，折頸摺頤，以澤量屍，幸而得囚，去而為「支」，「支」口呀呀，鑿齒鋸牙。建蜚旗，乘奔車，視干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嗚呼！「支」德之殘如此，而謂天欲與之國家！然則蒼蒼者其果無知也耶？或曰，完顏氏之興，不亦然與？中國之弱，蓋自五代，宋與契丹，為兄為弟，上告之神明，下傳之子孫，一旦與其屬支，攻其主人。是以禍成於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然而天監無私，餘殃莫贖，海水雲昏，幽蘭景促，彼守緒之遺骸，至臨安而埋獄。子不見夫五星之麗天，或進或退，或留或疾，大運之來，固不終日。盈而罰之，天

將棄蔡以瘞楚，如欲取而固與。力盡做五材，火中退寒暑，湯降文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待之！

我乍看此詩時，頗有茫然之感。後來一想，纔知道可能是「韻學大師顧先生」耍的玩藝兒，他和現代人拍電報用韻目「東冬江」代「一二三」的辦法，來躲避「胡兒」的耳目。原來「陽慶」代替「亡胡」，「陽慶引」便是「亡胡引」；「支」代替「夷」，「東支」便是「東夷」，「支孽」便是「夷孽」；「霽」代表「帝」，「偽霽」便是「偽帝」；「願」代表「建」，「願州」便是「建州」；「尤」代表「酋」，「支尤」便是「夷酋」。這一首短詩，雖然不過寥寥數百字，却是研究明清之際最直接的史料。我前面引到近代史學家朱希祖先生的後金國汗姓氏攷，論到清朝諱稱金的緣故，他引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的話，認為是清太宗與明和議，互數十次不成，因明人多以宋金前事為鑑，故國號曰金，深予明人以殺伐武斷的象徵。我以為亭林先生這首詩更可證明明朝人內心的真正情緒。亭林先生說：「或曰，完顏氏之興，不亦然歟？中國之弱，蓋自五代，宋與契丹，為兄弟，上告之神明，下傳之子孫，一旦與其屬支，攻其主人，是以禍成於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這段文獻，似亦可以證成朱先生和稻葉君山之說。至於「建州」，本是清人受命於明朝的部名。朱希祖先生說：「清太祖初建國時，其對明廷請和等文書，則稱建州國汗；對朝鮮移書，則稱後金國汗；而對其國內，則自稱金國汗，或稱大金國；稱明為南朝。故清太宗崇德元年所成太祖武皇帝實錄（原註：此書近在北平故宮博物院新發現，其中譯名及文句，皆與後出改本實錄不同。）云：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里英雄（後有註云：「英雄即巴圖魯。」）改本太祖實錄則為布庫里雍順。」為主，其國定號滿州，乃其始祖也。（註云：南朝誤名「建州」。）然則建州為滿州，實起於清太宗。至其何以諱建州而改滿州，則亦不外以建州為女真族，仍恐引起宋金仇敵之觀念，且避去以屬官而反叛宗國之惡名。」根據這番話，滿州忌諱稱建州，所以反清的顧先生的詩中，就偏要稱他忌諱的名稱。「徵兵以建州」，「加餉以建州」，也是一般明朝遺老迴護本朝仇視滿清的口吻。

這首詩，題下沒有註明作詩年份，敘次在順治十四年丁酉與順治十八年辛丑之間，不知道是在這五年當中的那一年。我們可以推知亭林先生做這首亡胡引時，必然有滿清在某一年滅亡的預言，所以說：「今年祖龍死。」「今年祖龍死」，乃秦代人詛咒秦始皇死亡的預言，借用來指斥滿清的滅亡。預言秦始皇死在今年，但始皇到明年纔死；時間雖遲了一年，却到底應驗了。北魏太武帝佛狸，當時也有預言辛卯年當死，却遲到明年壬辰年纔死。意謂滿清今年不亡，明年一準要滅亡。因為滿人破屠邑城，剝腹絕腸，視干城之流血，擁艷女兮如花，夷德之殘如此，天還能與之國家

嗎？這種「時日曷喪」的憤恨心理，恰和雍正上諭指斥呂留良的話：「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如彗，日光磨盪，皆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為事。」是同樣的心理。由此可以證知相傳天地會的詩句，如「渡過烏龍見太平」，也是當日民間流行的預言。總之，這一切都是處在異族壓迫下一種反抗心理的表現。「湯降文生自不遲，吾將翹足而待之」，這是亭林先生和一般民族志士的希望和期待。臨到辛亥革命成功，滿清纔真正到了「樹倒猢猻散」的那一天，然而亭林先生和紅樓夢作者這一翹足便翹了二百多年了！

（二）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問題

胡先生來信又說：「我在做這種歷史的傳記的考證之外，還指出紅樓夢的絕大的版本問題。潘君全不相信我們辛苦證明的紅樓夢版本之學，所以他可以隨便引用高鶚續作的第八十八回，九十八回，百廿回，同原本八十回毫不加區別，這又是成見蔽人了。」我在答覆胡先生這一問題之前，先將當初求獲後四十回本的程偉元字小法和高鶚字蘭墅的序文，以及高程的引言鈔錄下來：

程偉元序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中記雪岑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有稱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為鐫版，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為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高鶚序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多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予聞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裨官野吏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覓寶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並識端末，以告閱者。時乾隆辛亥（一九一七）年冬至後五日鐵嶺高鶚叙並書。

(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覩者甚夥，抄錄固難，刊版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閱者諒之。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誇勝前人也。

(一)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文理較協者，取為定本。

(一)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加釐定，且不欲盡掩其面目也。小泉蘭墅又識。看了上面的材料，顯然是程小泉經數年的訪求，獲得了紅樓夢的後四十回，遂成全璧。但是由於撥拾殘書，不免有漫漶破爛之處。於是請友人高鶚代為整理補綴，鈔成全書。爲了渴望已久的全本紅樓夢，一朝之間，得償夙願；又友人爭着借鈔先睹，所以把他排版印行。這個事實，似乎很正常合理，並無可異之處。現在再看看胡適文存的紅樓夢考證：

這段歷史裏有一個大可研究的問題，就是後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誰？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裏考証紅樓夢的一條說：「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註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叙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俞氏這一段話極重要。他不但證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鶚是實有其人，還使我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補的，這話自無可疑。我們可約舉幾層證據如下：第一、張問陶的詩及註，此爲最明白的證據。第二、「俞樾舉的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叙科場事已有詩」一項。這一項不十分可靠，因爲鄉會試用律詩，起於乾隆二十二年，也許那時紅樓夢前八十回還沒有做成呢？第三、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檐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爲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第四、高鶚自己的序，說得很含糊，字裏行間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條說：「是書開卷略誌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因爲高鶚不諱他補作的事，故張船山贈詩直說他補作後四十回的事。但這些證據固然重要

，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舉出三個理由來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他的三個理由是：①和第一回自叙的話都不合；②史湘雲的丟開；③不合作文的程序。這三層之中，第三層姑且不論。第一層是很顯明的：紅樓夢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明說「蓬牖茅椽，繩牀瓦竈」；豈有到了末尾說寶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層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首」確是可怪！依此句看來，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寶玉做夫婦，不應該此語全無照應。以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想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

以上是胡先生考證的要點。現在讓我慢慢和胡先生來商榷。第一、張船山「豔情人自說紅樓」的詩註，明明是說高鶚所補，並未說是他補作。程高的叙和引言也是說：「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書。」「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輯，使其有接應而無矛盾。」所以我們只能說他們略有部份的修補，而不可說全是他們補作的。而且，船山送高鶚的詩，不過是泛泛的應酬話，如果他有機會遇着程小泉，他依然可以送「豔情人自說紅樓」的詩給他的。

第二、胡先生說：「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檐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爲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照胡先生的說法，世間像這樣奇巧的事，便是作偽的鐵證了，這話能合於邏輯嗎？我們試看莫友芝郎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三記的一樁書林掌故：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嘉慶二十一年，鄱陽胡克家翻刊元版盛行於世。此書元版明印者流傳尙多。因洪武初，取其板藏南監者，至成化後，傳印不絕；胡氏即從此版翻刊，摹勒特精，世愈重其印。同治戊辰，江蘇開書局，友芝董其役。議以鄱陽胡氏善印本重刊。授工之始，則自最末一帙層累而上。既若干卷，聞鄱陽猶在。冬十月，購至，實存前二百有七卷，而局刻道完所闕卷

暨釋文辨誤，混然相接，異矣！

莫郎亭翻刻胡克家本資治通鑑，開工之後，聽見胡氏版片還在鄱陽，就把它買來，只存前二百零七卷，缺了後面八十多卷。天下事可也真巧，江蘇書局刻的板片，剛剛從最後一帙，倒刻上來，又剛剛刻到缺板爲止，恰恰對頭，混然相接。世間居然有「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而且，胡先生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裏指點容庚先生說：「凡作考據，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注意可能性的多少。可能性(Probability)又叫做『幾數』，又叫做『或然數』，就是事物在一定情境之下能變出的花樣。把一個銅子擲在地上，或是龍頭朝上，或是字朝上，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是均等的。把一個不倒翁擲在地上，他的頭輕腳重，總是腳朝下的，故他有

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我們試用胡先生的理論來衡量這兩部書。一個是經幾年時間，銖積寸累；搜求購買，湊成全本；一個是一朝之間，混然接湊；這個可能性是誰大誰小呢？如果遵照胡先生的考證方法邏輯方法，那又是莫友芝作偽的鐵證了。爲甚麼呢？「因爲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我們不妨再代胡先生設想，莫友芝經歷的事，到底不是胡先生和我們親身經歷的事。那麼，我且舉胡先生自身考證紅樓夢時經歷的事。胡先生跋紅樓夢考證云：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爲我知道四松堂集裏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楊鍾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着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了。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裏桌子上擺着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牋上題着「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爲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裏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入的，題上都帖着一塊小紅箋。題下註的甲子，都被編書人用白字塊帖去，也都是不會刻的。——我這時的高興，比我前年尋着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子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託人向晚晴移詩社裏借來的。果然凡底本裏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照前面胡先生說到這樣的奇遇，究竟和高鶚程小泉的奇遇，可能性的多少差別呢？胡先生似乎從未懷疑自己這樣奇遇是作偽的鐵證，何以硬要說這是高鶚作偽的鐵證呢！硬要說「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間，高鶚和程偉元串通起來，把高鶚續作的四十回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併起來，用活字排成一部，又加上一篇序，說是幾年之中搜集起來的原書

全稿呢！」（語見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在我看起來，像這種巧事，和買馬票中頭獎的情形頗爲類似，不過程小泉高鶚中的是第一期頭獎，莫友芝中的是第二期頭獎，而胡先生中的却是第三期頭獎，這三個頭獎全是可以憑券領款，用不着懷疑的。倘或胡先生堅持程小泉高鶚定是作偽；那麼，再過三兩百年，服膺胡先生之教的人們，便可能要懷疑胡先生敘述得四松堂集的這段經過，也是胡先生作偽的鐵證。爲什麼呢？「因爲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甚至於後世人懷疑胡先生作偽的可能性還比高程的來得大。爲什麼呢？因爲高鶚程小泉的作品，他們如果願意署名，是他們的本分；如果他們不願意署名，他們也不用藏頭露尾，扭扭捏捏。而胡先生呢，爲着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和前輩論戰，和同輩論戰，和後輩論戰，似乎更有作偽的必要；而作偽的「可能性」、「或然性」，來得更大。到那時，真要令人與「九原不作」之歎了！

胡先生又拿後四十回的內容來證明與前八十回決非一人作的。胡先生引述他朋友俞平伯先生的三個理由，我現在根據胡先生所述的話作答。這三層理由中的第三層，胡先生存而不論，我也置之不談。

第一個理由，據胡先生說：「第一層是很明顯的，紅樓夢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明說『蓬牖茅椽，繩牀瓦竈』；豈有到了末尾說寶玉出家成仙之理！」不過，我們得注意，「寶玉」之爲曹雪芹，乃是胡先生個人的「假設」。曹雪芹不會出家，所以胡先生就斷定寶玉不該出家，就斷定與第一回自敘不合。如果照前八十回的事實看來，寶玉應該出家是鐵定的，爲什麼呢？

第一、我們看紅樓夢開卷自敘說：

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豐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峯下，坐於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僊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享受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聲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皆空，到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裏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歎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

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此節據胡適文存引脂本。今通行各本皆刪去。）

照這段自敘的話看來，寶玉出家正是「劫終之日，復還本質」，正是與第一回自敘相合。

第二、從作書的結構上看，寶玉也必然要歸到「出家」的路上。試看：

第三十回：黛玉心裏原是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寶玉說叫別人知道，便們拌了嘴就生分了。這是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亦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們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這話告訴別人評評理。」

第三十一回：襲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兒罷，何苦還混說。」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抵着嘴兒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

寶玉反覆說要做和尚，這正是為寶玉出家安置的伏筆。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從寄生草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挂」悟入，以至寫「心證意證」的偈語，更是出家的先聲。文勢所趨，胡先生雖不欲寶玉出家，寶玉如何能不出家？

關於第二層理由，胡先生又說：「依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這一句看來，史湘雲後來似乎應該與寶玉做夫婦。」但是我們從全書敘述看來，寶釵和寶玉的關係，除林黛玉外，再無人可與他相比。寶釵有玉，薛寶釵有金鎖；玉上的文句是「莫失莫忘，仙壽恆昌」，金鎖上的文字是「不離不棄，芳齡永繼」，詞意字字相對，真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所以第八回寶釵看玉時，鶯兒在旁發歎，也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看金鎖時，看了金鎖上兩句讚語——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笑道：「姐姐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鶯兒還點明是癩頭和尚

送的，說必須鑿在金器上。試想八字配合得這樣巧，還能不結婚嗎？再看，寶玉挨打後，薛家全都疑心是薛蟠刁唆的，誰知却錯怪了薛蟠。薛蟠性急，氣得要去打死寶玉，寶釵攔勸他，他越發說道：「我早知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的金鎖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這一番話，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芸軒，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怡紅院，寶玉正睡午覺，她坐在寶玉身旁，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由此看來，寶釵和寶玉的姻緣是註定了的，寶玉雖想極力反抗也不能了！我們試玩索全書，還是湘雲該和寶玉結婚？還是寶釵該和寶玉結婚？

以上種種胡先生所認定高鶚作偽的鐵證，在我們看來，沒有一樁是鐵證。如果胡先生是法官的話，根據這些所謂「鐵證」，就判決了這樁「鐵案」，我想高鶚地下有靈，也要提起上訴的罷！

另外一點，胡先生還說到後四十回文筆不如前八十回，但又說：「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之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果如胡先生所言，後四十回的寫作已經夠稱為中國文壇怪傑了。這個事實是怎樣形成的呢？正因為這是中國民族大悲劇，所以纔能產生這悲劇性的偉大作品，纔能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高鶚何人，胡先生未免太擡舉他了！

結 論

胡先生考證紅樓夢所提出來的結論，經我平心靜氣，一樁一樁的反覆推求以後，我委實不敢相信胡先生的說法可以成爲「定論」。我認爲程小泉高鶚所說的「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一番話還比較近於事實。胡先生因爲用了「獅子搏兔」的力量，考證了許多曹雪芹的家事，硬要斷定紅樓夢作者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就是賈寶玉；硬要斷定賈府就是「曹家」，甄府就是「江南的曹家」。胡先生自以爲石破天驚，愜心貴當；然而平心考索，可就障礙重重，觸處都發生問題了。破天驚，愜心貴當；然而平心考索，可就障礙重重，觸處都發生問題了。即如曹頌並非學政，寶玉偏是出家，情節不符，不必再論。試看紅樓夢全書，一方面對於曹府的描寫，着意鋪排成帝王的氣派。如秦可卿的出喪（第十三回），史太君的做壽（第七十一回），這在曹家如何附會得上？第二十九回寫賈母等往清虛觀打醮，有這麼一段：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道：「論理，我

不此別人，應該裏頭侍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有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裏去，太太姑娘們都是見過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憐們自己人，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呢！」

先皇御口親呼的大幻仙人，當今皇帝手封的終了真人，王公藩鎮尊重的活神仙，現掌道錄司的印，這身份該不在龍虎山的張天師之下！等到這張道士請出了通靈寶玉給他的道友門徒瞻仰，各道士都把傳道法器上獻爲敬賀之禮，當賈母要推辭不收時，張道士却說：「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留下，倒叫他們看着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御口親呼的仙人，而是在賈府門下出身，這個「門」真是非同小可了！

同時，另一方面，紅樓夢的作者對於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焦大柳湘蓮的當面明罵，尤三姐託夢時的從旁控訴（戚本第六十九回說：「姐姐，你終是個痴人，自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聚塵之亂——父子兄弟聚塵之亂即是爬灰養小叔的意思——天怎容你安生！」）在在都表現作者對賈府的痛恨。作者自敘早經聲明此書是「按蹤循跡，不敢稍加穿鑿」的，那麼書中這樣反覆致意的敘述，總該是事實了！胡先生紅樓夢考證說：「曹雪芹家自從曹璽曹寅以來，積成一個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他家的藏書在當時要算一個大藏書家，他家刻的書至今推爲精刻的善本。富貴的家庭並不難得，但富貴的環境與文學美術的環境合在一家，在當日的漢人中是沒有的，就是當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尋找了。」我很懷疑，原來「一個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即是一個「爬灰養小叔的環境」！曹家「很富麗的文學美術的環境」已被胡先生發現了，曹家「爬灰養小叔」的事實，不知胡先生可曾得着了「鐵證」沒有？如果這一切都沒有「鐵證」，胡先生的說法如何說得通？

近三十年來，談到紅樓夢，差不多可以稱爲「胡適時代」了。胡先生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盡是一派贊成歌頌之聲，自然有一種「道一風同」的愉悅。現在忽然看見我的一番議論竟和胡先生的主張大大相反，自然不免叫胡先生認爲是「成見蔽人」，「應該打倒」的了。不過，我願意懇摯的聲明，關於紅樓夢這部書，我只是一個平凡的讀者，腦海中留下了許多的深刻印象，對胡先生的主張發生了一大串的疑問。忍不住將所得到的印象和所懷抱的疑團，寫出來就正於並時異世的讀者。本來研究學術，反覆

討論，乃是人生一種最高的享受。古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樂趣，原是寄託在「樂與數晨夕」的「素心人」。在「賞奇析疑」的過程中，自然免不了有不同的看法，相異的見解，有如齊如山先生所說的：「抬學問槓，不但於學問有益，且極有趣味。」大凡世間一切學說真理，全靠不同的見解眼光，相摩相盪，相激相溶，而後能獲得真知，產生至樂。我個人治學的態度，一向以尊重事實，服從真理爲依歸。對於紅樓夢一書的見解，也只是做爲一個讀者的看法。我不敢執着自己主觀的成見，也不願受任何成見的束縛。胡先生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寶玉便是雪芹的化身，賈府便是曹家的影子；他每得到一份新材料，便斬釘截鐵的寫下斷案，幾乎沒有討論的餘地，這種態度，私心不敢認爲至當。例如胡先生看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便說：「賴有此本獨存，使我們知此書作者確是曹寅的孫子。」不過我仔細讀完脂評本後，却發現紅樓夢的原作者，並不是曹寅的孫子；這一問題的話太長，容我另寫一篇專文請教讀者和胡先生。總之，這一切不同的看法，只因爲我是一個愛好紅樓夢的讀者，既不願埋沒原作者的用心，也不願抹殺紅樓夢的眞價值。我熱誠期待一切珍貴的指教，爲了解決我個人的疑團，爲了揭開紅樓夢的眞相！

稿

約

-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加以聲明。
-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 請附退稿郵票。
-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當紅毛丹成熟的時候

·君紹·

毛燦燦的菓子，結成一串一串，密密地依靠在一起，把個樹樞兒壓彎了腰，每條極兒就像一張拉滿了的弓。這就是我對紅毛丹的印象縮寫。

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依依不捨的餘暉，仍在鋪展他的回憶。遠山、近樹、草場、小溪，都鍍上了一層薄薄的黃金；纍纍的紅毛丹，在金光裏，沐浴着淡淡的溫暖；血紅的、鮮紫的、金黃的、霞朱的果子簇兒，在金風裏，構成了五彩的浪，起起伏伏，穿鑽着濃綠的油亮的葉子。

我有黃昏散步的習慣。此刻，我又輕輕地踏着落葉，讓影子在林地間鬆弛地躑躅。望着西方溫恬的陽光，望着嬌艷欲滴的紅毛丹，不禁把心思全投注在這詩情畫意裏。忘了一切，我像是走進了太虛幻境。我沉醉了，沉醉在和平的樂園裏。我在那裏呢？我早走進了一幅圖畫的天地中，我不是畫中的人又是甚麼？

像是紅毛丹也人物化了。啊！果兒化作千萬萬的精髓；不，靈界的人民，他們親密地緊依在一個中心上，每一棵紅毛丹的樹冠上。那麼，每一棵樹便是一個宇宙，每個生活在裏面的子民，多麼幸福！多麼快樂！

我幻想他們也會低聲耳語，互

相傾談人世間的種種祕事。這些事，有美的，有醜的，有快樂的，也有辛酸的。多事的風姐和多嘴的鴉婆婆，正在把他們彼此交換的信息傳播。

紅毛丹呼吸的氣息，成了瀰漫曠野的香味，幽清地，輕微地，滲透進靈感的觸鬚裏。我恍惚看到他們夢見和月亮，星星細訴衷曲。而太陽，愛護他們倒無微不至，給他們的果肉嵌入純甜的心，把他們的衣履渲染妝扮出繽紛的形式。太陽是果子慈愛的父親，紅毛丹接受他塑造的性格，承繼他不朽的精神，吸收他美艷的顏色。

忽地一聲鳥語，刺破了我的凝思。我的神志，又踱回到現實的世界上來。但，面對這豐收的景象，這動人心弦的農村景色，你不感到喜悅和雀躍嗎？

紅毛丹，是星馬的名產。不似荔枝的醉膩，沒有龍眼的圓滑得惹眼。但他也有天賦風姿，象徵着和平、恬寧、淡逸的氣質。樸素的外貌，平凡的臉相，正是赤道上佳麗的動人風韻。

別因他毛茸茸的殼而皺眉，且剝一個名品的來啖啖吧，包你甜入心窩，齒畔留芳，久久仍引你遐思，引你神往。尤其在清晨，引二三知友到園地上探幽尋勝，穿破霧障，用特製的果剪輕輕地把自己中意

的肥大果兒切下，剝開果皮，晶如雪脂，蠟黃的如五月梔，髮毛含露，沾濕衣袖，所謂「色、香、味俱佳」。人手一個，邊啖邊談，口齒含糊，細語同聲，晨風抖瑟。此情景，也是人生難忘的一大經歷。不然，在深夜中，手握電筒，隨着夜獵者走入林地，在黑暗中探索，趁機飽餐一頓。何況樂事尚不止此呢！

正是果兒肥潤的時光，食果的蝙蝠排山倒海而來，在林地上空盤旋俯衝，環繞着樹梢頭，炯炯的賊眼，喳喳的尖叫，被攪動的葉聲，交織成特殊的氣氛。獵人們靜候樹蔭下，放射手電筒，瞄準了對象，心中暗數：「預備，放！」……砰、砰、砰，一陣槍聲，飛賊們應聲而倒，當場喪生的也有；垂死掙扎慘叫的也有；劈拍鼓翼，鮮血淋漓，死裏逃生的也有；多數是驚惶失措，凌空逃遁而去，留下尖銳的長嘯，消失在夜的寂靜裏。樹下有熒熒的油燈，燈旁人手忙碌，把打落的蝙蝠收集攏來，剝皮的剝皮，去內臟的用心去內臟。有的人用刀把蝙蝠肉切碎，放在大鍋裏，把鍋攪在土磚築成的爐上，用枯枝生火。熊熊的火，照着黑暗的林間一隅，朗爽的笑聲，枯枝的劈拍聲，混成美麗的調譜。頃刻之間，鍋裏的湯沸了，掀開蓋來，放下調味品，

攪勻了，人各一碗，儘情暢吃蝙蝠肉。霧似的水汽，霧似的熱汗，襯着野宴的場面，獵者、農家大小，臨時雇傭的守果林工人和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圍着熱燻燻的大鍋，聞着香噴噴的胡椒和丁香氣，欣賞珍奇名貴的野味，這又是多令人羨慕的樂事呀！

農家一年所望，全在果子豐收，果市暢旺的事情上；獵人們卻一心想遊樂，要消遣大好的時光。每年一到果季來臨，獵者最受歡迎，他們有遠自城市，跋涉數十英里而來的。

紅毛丹成熟的時候，農家老少都忙極了。逢到採果的日子，真是全家動員，各有專職。他們負籬背筐，預備長長的竹竿，特製果剪、長繩、滑車、雙梯，先後搬到林地上。於是，年青的跨爬在樹樞間，撐舉果剪，把果子放在小籃裏；地上的人，把繩子放鬆，滑碌滑碌，滑輪轉動了，果子無恙地到達地上來。女人們蹲在地上，把匆忙來往小孩們卸下的果子，一串一串，去葉子，數粒數，用香蕉藤纏成一束。每五十枚果子算一把，安放筐裏，待價而沽。這時，個個都不辭辛苦，個個人都露着笑容。不久，果子變成鈔票，衣食可告無憂，也有餘錢下坡娛樂，或購置他們所憧憬着的心愛物，如腳踏車、收音機等。

面對這可愛的紅毛丹果兒，我默默地祝福年年歲歲，按時有豐收的節候。

農 村

· 黃隼 ·

(一) 永恆

千齡的土地依然年青，
爲了吮吸農人的汗和眼淚。
古老的村莊跨過朝代一個又一個，
靠着農人強烈的生命連續的支撐。

只要地上有人的呼吸，
村莊將屹立不動。
只要鋤犁不停止歌唱，
田野將年年有春天。

(二) 水車

給飢渴的稻苗送上清水，
向苦難的犬地殷殷致慰語；
在田地的邊緣，
農人以汗和力轉動着水車。

不顧烈日炙落自己的皮，
不管腳板踏出了鮮血斑斑；
只是不顧禾穗枯槁，田地荒涼，
也不能讓死亡像毒蛇偷偷地潛進村莊。

(三) 喜雨

雨落在龜裂的泥土上，

清晰而有節奏，充滿了喜悅。
農人們在黑暗中奔出茅舍，
手舞足蹈驚喜自己不在夢中。

雨濕潤了乾涸的田地，
也澆滅了農人們心中的焦火。
久旱的雨，黃金買不來；
農人們的歡悅，皇位換不到。

雨 夜

· 浩泉 ·

雨籠罩着夜，
夜充滿憂鬱。
雨很密，
像憂鬱的絲，
像憂鬱的紗，
我的心被憂鬱纏繞着，
我是被雨困住了。

守候着夜和雨，
四周很靜，很黑。
天上沒有月，
沒有星，
有聲無影的雨，
我看不見跳躍的水點。

因爲夜和雨，
所以有趕路的汽車。
汽車在雨中穿過，
兩道幽黃的燈光，

光亮的劃過路面，
很快又消逝不見，
連同在光中出現的雨。

雨聲侵蝕着夜，
夜在呻吟，
像臥病的老者，
發着死亡的囁語。
唉！垂死的夜，
我怕聽你的聲音。
雨沒有停，
纏綿得如戀人分別時的淚，
只是此刻我不是和戀人擁抱，
而是與孤獨、抑鬱和夜，
我悵望着黑色的天。

夜催我歸去，
四面荒涼無人，
我想起了失巢的鳥；
而雨更大，
街上積滿水，
我在雨中歸去，
像一條在瀑布中逆游的魚。

探 索

· 李興 ·

我無聊的時候口裏就銜着一根煙，
用力深深吸了一口好讓情緒高漲，
然後悠閒地注視煙圈的飄渺，
好體會一下人生的奧妙何在，
——像煙霧抑或像朝露？

我看「秋海棠」

·翁和·

我向來看話劇是不喜歡看前幾場的，第一是不容易買到好位置，第二是前幾天演員的情緒比較緊張，成績總是減色一些。這次藝聯劇團公演「秋海棠」，我破例在第二天就去看了。因為我在聽說藝聯劇團預備上演「秋海棠」時，就替他們擔心。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一個純業餘性質的劇團敢演這齣戲，何況是在戲劇人才不多的星洲，這齣戲的種種問題沒有一件是容易解決的。藝聯劇團有勇氣選演「秋海棠」已足以驚人，而且又能如期演出，更是難得。因此，我急不及待先去看一看，想知道演出的成績究竟如何？

「秋海棠」的劇本原來是五幕七景九場，藝聯劇團改編成爲五幕七景八場，把第五幕的第一場和第三場合併成爲一場。本來，「秋海棠」劇本是太長了一點，這一合併在時間上可以減少一些。而且本來第一場和第三場都不過演出十五分鐘，僅祇短短的一刻鐘，就再換景另成一場，事實上也太瑣碎，故這一改編是必要的。因在改編之後，顯得比原來的更加緊湊，況且情節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藝聯劇團的改編，這是最大的成功處。其次是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物，如第四幕的過路人，第三幕的衛兵，第五幕的京戲演員。不過，在第五幕第二場上海紅舞台的後台，略顯得冷清了一點，我想也許是因爲演員太多，能減則減了。

第二幕比較重要的改動，是將原來秋海棠與

羅湘綺第一次的約會，改爲已經見過不少次了。這一點，我相信是怕觀衆感到二人初次約會就發生愛情，顯得太突然些，於是改成兩人已是會面多次的朋友了。另外是將秋海棠對羅湘綺高唱一曲「羅成叫關」，改爲羅湘綺偷學秋海棠的「玉堂春」，而由羅湘綺來唱。當然「羅成叫關」唱起來比較吃力，這種技術上的改變，應當是可以通融的。並且在台詞上每一過節都已交代得清楚，如非看過原劇本或對「秋海棠」相當熟悉，是看不出來的，足見在改編上藝聯劇團確實花費了不少心血。而飾演羅湘綺的柳波，這一段唱得不錯，倒不像是剛剛學會的。

「秋海棠」所以不易演出，最大原因是飾演秋海棠的角色難有適當的人選。記得有的劇團會由兩人分演，一個演一、二、三幕英俊秀朗年青時的秋海棠，一個演四、五幕老年落魄的秋海棠。這在話劇上是非常犯忌的，而且在效果上也使觀衆看得莫名其妙，鬧不清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不相干的人。藝聯劇團是由奚望來飾演秋海棠，由頭到尾，戲相當吃重。但其所演的四個形態：京劇中的旦角、清秀俊朗的年青藝人、滿腹辛酸的鄉下佬、落魄不堪的老伶工，每一形態都演得相當成功。奚望的外形相當俊朗，當演年青的秋海棠時，真有玉樹臨風、飄逸瀟灑之感覺；因而在毀容的一刹那，更使觀衆心情緊張，深爲惋惜。毀容這一段在前台表演，並巧妙地利用血彩

，逼真刺激，較以前在國內公演時在台後抹彩者，實在高出一籌。這是導演的高明手法，加上演員的純熟技術，才能獲得這樣的成功。

第五幕第二場秋海棠貧病交加，落魄在戲院充當武行，奚望之演技純熟洗鍊，已達爐火純青地步，語氣、動作無一不佳，觀衆落淚者不知多少。這一幕，奚望完全以演技動人，敢說是凌駕以前演秋海棠的石揮以上。

柳波以演潑辣戲著稱，「北京人」的大少奶，轟動星洲，予人極深刻的印象。這次改變戲路，飾演端莊賢慧的羅湘綺，是相當大膽的嘗試。好的演員本不限於一種類型的角色，只要演技純熟，細意揣摩，任何角色都可以演。柳波這一次改變戲路，相當成功，看起來她是下過相當功夫的。第二幕與秋海棠、季兆雄的對手戲，可稱一時瑜亮，各擅勝場。第三幕秋海棠與袁寶藩爭吵，她幾次被推倒在台上，既逼真而又緊湊。第五幕第一場在茶館中與梅寶母女相會，摯情流露，感人至深，觀衆紛紛落淚，此爲成功之最好證明。柳波演羅湘綺後，當會使觀衆發現她的戲路很寬，演各種角色都能勝任。

鄭凌雲飾演熱河鎮守使袁寶藩，粗暴蠻橫，流露無遺。袁寶藩一角，除了粗暴蠻橫之外，尚有對秋海棠的愛慕感情，對孩子的天性流露，鄭凌雲舞台經驗豐富，在這兩方面都表演得恰到好处。第三幕拷問秋海棠，逼迫羅湘綺，不瘟不火

；毀容一段，其兇恨表情盡露無遺，更增加緊張氣氛。

飾演季兆雄的賀思彥，在星馬舞台尚是第一口齒流利，把一個奸詐陰險、卑鄙無恥的小人，活生生刻劃出來。向秋、羅敲詐的兩段，詞鋒尖銳，語氣動作，自然熟練。尤其在造型方面更爲成功，一出場已使觀衆將其性格認清。鞭打啞丫頭的兇狠，獻計毀容的陰森，令人髮指。賀思彥雖然第一次在星馬舞台出現，但給觀衆的印象極爲鮮明。

梅寶是由廖海倫扮演的。在「北京人」演出時，她演瑞貞，觀衆一致給予好評。這一次演梅寶，在演技、造型方面，較「北京人」時更進一步。她將梅寶的天真無邪，活潑可愛，表現得極爲恰當。第四、五兩幕梅寶的戲相當重，如果梅寶演不好，這後半部戲整個會鬆懈下來。廖海倫所演的梅寶，不但使後半部戲緊湊，而且非常生動。兩段京戲也唱得不錯，嗓音甜潤，非常動聽。以後廖海倫的發展，將是多方面的。

秦士穆演趙玉崑，是又一個改變戲路的。趙玉崑的性格與「北京人」裡的曾文清，正是兩個極端。秦士穆因爲天賦的聲音像貌所限制，演趙玉崑這個角色，實在是相當吃力的。但觀衆對秦士穆的反應，是非常不錯的。我則覺得在粗獷方面，仍然略嫌不夠。秦士穆在第二幕一段，演得最好。序幕中飾演「女起解」崇公道，無功無過，稱得平穩。

袁紹文和王老二兩角，是由譚衾堅、張德才二人輪流演出。兩人都是星馬劇壇的新血，兩人在性格把握上，都很成功。看來張德才將是生人才，譚衾堅則演中年人較適合。

孟嫂由烏苓、孫見芳以A B演出，我看的是由烏苓演的。烏苓據說是第一次登台，但不慌不忙，非常平穩，演技也極純熟，並不像是初次

秀。邵新生在演「北京人」的張順時，我就覺得他有演戲天才；這一次演沈麻子，更加突出，將來舞台經驗逐漸豐富，當會更進一步。另外一位有演戲天才的是唐榮昌，他演小豹子這個角色，非常討人喜歡，但並不過火，這是最難得的。蘇炳乾的趙四戲不多，但把一個忠誠的老實人表現得很恰當，不過國語不夠標準，這方面還要下功夫。于元舫的王管事，在這裡

只能算是稱職，但由演技、台風看來，他是有潛在的天才的，希望下次演出時能證明我沒看錯。

蘭雁如的羅母，葉婷的韓姑娘，都顯得大材小用。這兩位國語、台風都好的演員，戲少，但給人的印象却不淺。黃保福的張銀才外形很好，有些地方略嫌過火，但演武行頭倒是很恰當，不過在正義感上表現得不够。

劉亞冠、林樹榮的警察和堂倌，平穩無疵，不過口齒不够伶俐，國語也欠純正，在星洲我們也不苛求了。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黎翠芳。她所演的啞叭丫頭，全以面部表情及動作表現，以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孩子，能演得令人愛憐同情，實在是不容易



秋海棠和羅湘綺

。第三幕被拷打的一段，演得很好，爲藝術犧牲的精神，也應當特別讚揚。

「秋海棠」這個戲規模龐大，一向被話劇界視爲長途。藝聯劇團這次的演出，稱得起是超水準，較以前國內各職業劇團所演的，更精彩，更緊湊。願藝聯劇團再接再厲，爲星馬話劇史留下更輝煌的一頁。

登台。尤其是國語純正，口齒流利，這一次演孟嫂子不過牛刀小試，將來定有前途。戴心啓的尙老二相當受歡迎，幾個京戲身段也很自然，戲雖只有一小段，倒是給觀衆一針興奮劑。邵新生的沈麻子，唐榮昌的小豹子，蘇炳乾的趙四，于元舫的王管事，這是四個很突出的新

由秋海棠想到劉喜奎

·小丞·

讀了本刊六十七期高峯先生所寫「引人同情的秋海棠」一文後，使我回憶起民初的坤伶劉喜奎，也是充滿了正義感、有上進心而不平凡的藝人。所不同的，秋海棠是旦角，而劉喜奎是坤伶；但他們的遭遇，均是值得人們同情與感嘆的。

據盧冀野的「中國戲劇概論」說：「坤角初興，只在天津、上海二地。清亡以後，北京才有，後來便興盛起來。大概花旦昔以劉喜奎、王克琴爲著。」看名字的排列，似乎劉喜奎還比王克琴較早出名。但據一般人說：劉喜奎是南皮人，少孤，從樂師習藝。及長，樂師帶她到天津獻藝。這和「新夢痕筆記」所載相符：「坤伶花旦王克琴，演梆子二簧花旦……初坤伶花旦劉喜奎在津出台，時在民國初年。演於樂天仙，頭二天兩人合演小上墳。」這不但說明劉喜奎的登台時期，而且知道王克琴栽培她登台。是先有了王克琴，才有劉喜奎。自然，王克琴嫁了張勳之後，劉喜奎勢必走紅，更何況她的色藝早已顛倒一般觀衆呢？

由於劉喜奎年靑貌美，舉止玲瓏，那時捧她的人，日益加多；但她對此並不重視，獨對於學者文人，特別尊敬。

到了天津以後，劉喜奎又拜在久負盛名的坤旦金月梅門下。她原有各戲的腔調、字音、身段、表情，一切都得着嚴格的整理和修正。金月梅更把本身的行腔、使板、咬字、發音的心得，儘量的傳授給她，使她的劇藝得以突飛猛進。其後她又拜在老十三且侯俊山名下，復得到許多寶貴的指示，這使她的劇藝更有長足進展，真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特別值得鄭重介紹的，就是她對文藝的造詣，恰與學劇成正比例。她著有「耕雲蕊吟草」，其中即有一些可誦的佳句。如她之「見志」七絕八首云：

愁愁喜喜幾經春，歡喜登場愁是真；
半幅絞綃數行淚，須知儂是可憐人。
兒家身世已堪悲，自作春蠶自縛絲；
無那春風怕回首，眉峯不似去年時。

台空玉鏡今難卜，宮守丹砂祇自修；
誰能砥砢溷珠玉，銀河皎皎淚空流。

誰云石上有前因？離合悲歡假作真；

領略者番滋味苦，阿儂原是過來人。

蘭閨怕寫相思字，寫出相思恨轉多；
君試去看秋夜月，白雲無岸隔銀河。

同心不語情能達，知己相逢淚暗彈；
一樣痴情關大節，休將賸柳負嬋娟。

人言儂有傾城貌，自愧家無負郭田；
棠桂不花椿早萎，拚將色相奉靈籤。

由來一樣琵琶淚，彈出真心恨轉深；
紅粉青衫共惆悵，怕君久聽亦傷神。

據詩人陳三立的公子陳彥衡對人說：她的詞比詩更好，這是老名士易實甫教導她的。她有兩闕「醉花陰」的重陽詞說：

不敢題糕辜永晝，破費爐薰默，佳節客他鄉，歌舞歸遲，冷侵衣衫透，安能獻賦群公後，換得詩盈袖。命薄以黃花，相對無言，花也如儂瘦。
桓景登高曾此晝，危難消諸獸，疇是費長房，茱菊光陰，爲我先滲透，誰家高宴彭城後，墮酒痕沾袖。說甚世之雄，戲馬台空，人倚西風瘦。

有人認爲這樣纏綿悱惻、音韻鏗鏘的詞句，較之李易安腸斷秋風的作品，也並不怎樣遜色。

民國初年，長江南北捧角之風極爲盛行，而以北平爲中心。過江名士如羅瘳公、徐凌霄、徐又錚、樊樊山、易實甫、楊雲史、黃遠庸、沈太侔、溥西園、溥竹生、吳景濂、趙伯蘇等，都是捧伶的中堅份子。他們多以捧角爲日常生活中的一環，私人捧之不足，復盡力聯合同好，組織黨團，以壯聲威。

例如「管鮮團」捧鮮靈芝，「杜友」捧杜雲紅，「尙友社」捧尙小雲，名目繁多，不勝悉舉。至捧劉喜奎之團體，其名曰「奎光社」，社友不下千餘人，而個人捧場未入該社者，尙不在內，聲勢之大，可以想見。同

時，當日跑紅之坤角，一遇劉喜奎便須退避三舍。只有鮮艷之心有不服，在某些情況下，總要和劉喜奎一較高下，結果雖也失敗，但在當時確是劉喜奎的勁敵。一般社團都喜抑彼揚此，阿私所好，因之引起很多的糾紛。

「奎光社」與「嘗鮮團」，可說是鬥爭最尖銳化，時時鬧出一些無聊的糾紛。劉喜奎對此非常憤慨，特地寫了一篇「自白書」，印成傳單分發，傳誦一時。現在，我特不憚筆墨，把它抄錄如下：

喜奎一弱女子，上有寡母，下鮮兄弟，孤苦伶仃，無所依恃。不幸而操業伶官，藉賣藝為奉養計，犧牲色相，淪落風塵，其遇亦可哀矣！入都以來，荷承都中人士憐惜，揄揚貶責，各臻其極，雖毀譽殊途，然為憐惜喜奎，俾喜奎日進於善之心則一也！喜奎得此，曷勝感激？乃不圖以此之故，竟與筆墨之爭，洩旬累月，愈演愈烈，此往彼來，廢神勞力，烟雲鬱於慘淡，楮墨黯然無光，爭雄競勝之概，恐歐洲今日之血戰，亦無逾此也。果何為哉？得毋與君等憐惜喜奎之初心相背乎！君等誠憐惜喜奎而無他心，則不應出此！悠悠毀譽，在昔君子，曾不以此動其心而易其行，况喜奎一弱女子之微且賤乎？君等休矣！

喜奎自喜奎，喜奎無可奈何而業伶，藉賣藝以果腹，此喜奎之分也。喜奎唱戲，君等聽戲，是喜奎之不幸，而君等之幸也。其他之事，固無係於喜奎，亦何與於君等！其或為美或為惡，或為善與不善，皆喜奎之所自有，君等何不憚煩，為之嘔心血，絞腦汁，嘵嘵鬻辨，至於此哉！

喜奎誠不肖也；譽之者，安足為喜奎重？喜奎誠非不肖也；毀之者，又安足為喜奎損？無當之譽，與無當之毀，其失均也！智者勿為，君子弗許。君等今之爭論，果何為哉？其或以春日方長，無所事事，聊假是以消磨歲月乎？其或以喜奎一弱女子為可欺，視為消遣之材料乎？信如是，則君等大誤而特誤矣！

夫吠影吠聲，無禮之毀，固喜奎之不受；即評姿評色，輕薄之譽，亦喜奎所不願聞。君等可以休矣！喜奎生不逢辰，不幸為女伶，君等遂得如是而譽之，如是而毀之。脫令生長名門世胄，君等試思能如是譽之毀之乎？即君等家中婦女，亦能任人如是譽之毀之乎？

如曰能也，則君等更何譽於喜奎？更何毀於喜奎？如曰不能，則由前之說，君等為勢利；由後之說，君等無怨心。喜奎亦人子也，特遇蹇年，本正當之人道主義，憐惜一孤苦伶仃弱女子，天理也，良心也。若君等今日之所為，直以喜奎為賭勝物，喜奎不足惜，其如君等之良心何？設猶長此不休，則君等直人道之罪

人矣！

或謂君等皆嶷崎磊落之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抑鬱無聊，造出此無聊之舉，藉一弱女子之喜奎，以洩胸臆中不平之氣，是以喜奎可為君等諒，但又不禁深為君等惜，更為君等羞也！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潦倒平生，徒呼負負，此固為君等惜；然志不得遂，緣無可遂，才不得展，緣無可展，此則為君等羞矣。嗟乎！風雲日惡，國步艱危，使君等果懷愛國大志，濟世高才，則值此存亡攸繫、千鈞一髮之秋，當奔命救死之不遑，寧有餘暇為喜奎弱女子，嘔如許心血，耗如許精神，以事此無意識之爭論哉！君等非昂藏七尺之偉男子乎？急公義，賦同仇，今其時矣！大好頭腦，幸勿辜負，君等縱不自羞，喜奎為君等羞之。嗚呼！君等若再不猛省，急起直追，盡心瘁力於國事，即君等為國家之罪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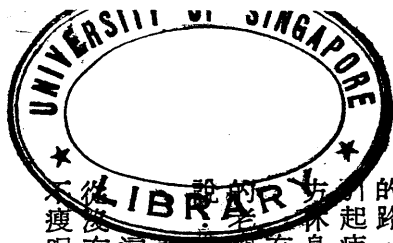
喜奎久懷漆室之憂，未繼木蘭之志；悵古徵之已渺，念後起其何人。滿目瘡痍，望河山而隕涕；一城風雨，撫身世以興悲。是則喜奎又自惜自羞，不暇復為君等惜且羞也！茫茫宇宙，吾憂孔多；胡天胡帝，至於此極。嗚呼噫嘻！

喜奎尚有一言為君等告：婚姻自由，國有明令，係神聖不可侵犯之主權也。乃竟有某某橫施干涉，破壞法律，蔑棄人道之罪，某某真能免乎？其他詭譎私德之事，喜奎自問無他，故亦在所弗計；但若是之人，而亦廁身輿論界，喜奎雖不肖，亦當為大中華民國輿論放聲一哭！

夫喜奎嫁與不嫁，何與他人之事。若以某某類推，則漫京津直無可嫁之人，即所謂舉世無可嫁之人可也。喜奎謹矢言，非得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光明磊落，天真爛漫之好男兒而夫之，寧終身不嫁。苟得其人，雖為婢妾，亦所至願。若夫權貴執袴之子弟，金石其外，敗絮其中，咬文嚼字，純盜虛聲之假名士，喜奎固早塵土視之矣。知喜奎者，其唯此乎！罪喜奎者，其唯此乎！

她的這篇文章，真有力，垂涕而道，有血有肉，竟把那些醉翁型的捧角家，罵得垂頭喪氣，默爾而息。

此事距今將近半世紀，但捧角與夫所謂一般影迷，較之過去似乎沒有不同。但願時下所謂明星坤伶們，把她這篇文章從頭至尾細讀一遍，當可從中獲得一些持身涉世之道，在滔滔的人海裏，或許可以廢然知返。但可惜是今天的明星們，唯恐人家不捧；即令是在報章雜誌上，評姿評色，亦且歡迎之不暇，絕不認為是侮辱，這話又從何說起呢？



在阿爾瑪的日子

· 漢生 ·

(一)

我是一個好活動、愛旅行的人。這些年來，走過了不同的地方，看過了許多奇異的事物。

現在，我的腳跡停留在北馬的一個小地方了。一個人，走了太多的路，看了太多的事物，是不免會引起疲倦，而需要找一個安靜的地點休息一下的。

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他極親熱的拉着我的手，「你瘦了。」

「是的，我瘦了。」
「這些年來，我老是東跑西奔，從沒有好好的休養過，這叫我如何不瘦呢！」

「你已跑了這些年，可以暫時不跑嗎？」我的老朋友關切地問。

「可以。」
我拉他到一間咖啡店，我們各自帶了自己喜歡的飲料。

「你喜歡到鄉村去教書嗎？」
「喜歡！」

「那末，讓我介紹你去吧！」
「什麼地方？」

「阿爾瑪，威省中部一個偏僻的甘榜。那兒沒有城市的喧囂，沒有城市的骯髒。這種地方最適合一個人身心的休養，你以為對嗎？」

「是！」
「那末，你決定去嗎？」
「我答應你。」

於是，我又背上簡單的行李，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阿爾瑪，開始我的另一種生活。

(二)

阿爾瑪是一個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馬來甘榜，華人在這裏只有五十多家，大家都是以種菜養豬過活的。

這一天，我到了阿爾瑪。村裏沒有行人，沒有聲響，使我心裏很納悶，便問財政先生：「奇怪，每間屋子都沒有有人嗎？」

財政先生是阿爾瑪最富有的人，他有汽車，有膠園，椰林，他開了一間生意很不錯的雜貨店。

「羅先生，你還不明白本地的情形。」

「是的。」
「這裏在白天是很少人的。」
「這個我知道，所有的鄉村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那末，又有什麼奇怪呢？」
「人人都在工作嗎？」

「當然。」
「人呢？」
「在菜園和豬寮裏，離此大約一英里左右，那裏才是大家工作的地方。」

「真奇怪。」
「這是移民政策所遺留下來的結果。」

「……………」

當夜，我睡在冷靜的宿舍裏，思潮似一團弄亂了的蠶絲，怎樣都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直到天將發亮，我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三)

教書生涯是平淡的，死板的，無變化的。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於我的個性，似乎有點不大適合。

我時常想辭掉這份教職，再去繼續我的流浪生活。然而，有一件事，却把我拉住了。

這一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將永遠的記着。

這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我是一個年青人，我有太豐富的情感，太多的幻想。

有一位少女，她同我一樣也有熱烈的情感，夢一般的幻想。

她偷偷地愛上了我。
她挑逗我，引誘我。

我的平靜的心湖，給她投下了一顆石子，盪漾起千萬條漣漪。

但我到底克服了自己衝動的情緒，我對她說：「姑娘，請原諒我！你的熱情，你的好意，我將永遠的記着。可是，我却没有福氣來接受你的愛。」

她哭了，傷心地哭了。
是的，我傷害了一個少女的心。

但我認為我並沒有做錯。

她的父親來了，他是學校的董事長。他皺着眉頭對我說：「羅先生，爲了你，爲了我，爲了大家，我希望你能接受小女對你的一番痴心，而成全了這件事；不然，我想你最好離開這裏。」

我說：「既然你有這個意思，我也不想再在此久留。那末，讓我把手續弄清楚，我就離開好了。」

「你就這樣決定？」

「當然，我是不會使你太爲難的。」

「……………」

「……………」

我又要走了，我在阿爾瑪執教的日子，前後只有五個多月。

(四)

我走了，我背上了我的簡單的行李，我跟我所有的學生告別。我告訴他們，在將來，等我有機會時，我還會再來看看他們的。

「先生，你爲什麼要走？」一位年紀很輕的女學生問我。

「你不懂得的，先生有事，所以先生要走了。」

我摸着她的頭髮，我的情緒非常激動，我真捨不得離開這些可愛的孩子們。

我走了，我又再開始我以前過慣的生活。

我對阿爾瑪，發出了我的一聲慨嘆。

我對阿爾瑪，留下了我的一份情感。

我對阿爾瑪，留下了我的一份情感。



戀秋

·文麗·

那半閉着的神秘的眼睛，那輕盈的丰姿……
啊！對於我，幻夢比現實更真實！

(三)

天多藍，多高，多遠！……

秋天鼓着輕紗一般的翅膀翱翔着，飛越過大海、小溪、山岡、原野、金黃的田畝……秋天碧藍的眼眸誘惑着我，秋天透明的空氣沉醉着我。而你來了，穿着淡淡的黃短衫，圍着深藍的長裙，兩條辮子紮着蝴蝶結，飄然地來到我眼前。而我看見了，我迷惘了，一顆心死去了。在你那無言的微笑裏，從此我已深深了解沉默的喜悅和悲哀……

在我們之間，沉默是海，而情感是波浪。當我從你的眼睛裏讀出沒有形象語言的時候，我發現文字的無力，空虛遠超過自己的預感。

那不是個美妙的日子嗎？無涯的清澄的青天，沒有雲，陽光柔和地在透明的空氣裏微笑着，大自然都在成熟的夢孕育的歡樂和靜謐裏陶醉着。這時候，你踽踽地走來，默默地站在門檻邊，快樂和幸福預感，使我跳躍的心幾乎從胸膛衝出來。你那夢的幽光一般的眼光燃燒起我的鮮血，我不知道自己嚼嚙過什麼，但我知道如同你雙頰上的羞潮一般鮮紅的薔薇在永恆的瞬間，開花在我顫慄的心上……生命，多豐盈，多可愛，我有難言的美的喜悅。也許那便是使老邁的浮士德喊出：「美啊，請停留一會兒」的片刻吧！但，夢，請回來，讓我又一次擁抱你給予生命的最初的歡樂！

(四)

那幸福的時辰是在秋天，靜美的秋天。

那春天的血液點燃了快樂和希望。

在那秋天裏的春天裏，每一絲陽光是幸福的金箭，射穿了我的心；每一朵花都為我開放；每一隻鳥兒都為我歌唱。我從沒有接受過大自然如此豐盈的賜物，我從沒有感受過心靈如此密切地和一切融合無間，而我了解明天的痛苦也是甘美的。

詩和音樂充滿了我的心。

(五)

我不誇張自己的感傷，我不是一個詩人，但我不能掩飾失去了的夢的悲哀。在這鋼鐵的聲響震聾了心靈，煤煙濛濛使人只能看見鼻尖的世界裏，沒有夢的日子是痛苦的。沒有夢的日子，世界變得多狹窄，多可哀！

有什麼還能引動我對於美的感覺呢？太陽黯淡，月亮慘白，山鳩再不會在相思林中呼喚，百合、玫瑰、紫羅蘭……一切花朵都在我的心中凋零。我底心冷落，熱情如同一縷燒盡了的煙消失在秋底藍天。這是夢一般的現實，我的夢的翅膀垂折了，我跌落在泥濘之中。

(六)

為什麼在春天裏我又懷念起秋天呢？為什麼還背着「過去」的重負呢！朋友，請別責備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能找出解答。啊！我那永遠追求夢幻的心，為什麼在新的夢的門前，却又從舊日的夢裏掘到被埋沒了的溫馨和不死的感情？！

我底懷念是飄泊的雲，在那使人想起很多很多的過往的秋空裏徘徊、徘徊……

在春天裏，我懷念着秋天，那遠去了的落寞的秋天。

在沒有夢的日子裏，秋，願你蕭蕭的風將我帶回往日的夢，願你碧藍的雲天容納我憂鬱的思念……

(二)

我們相遇在秋天，離別——也是在秋天。當你乘着九月的風飄飛時，我的心墜入嚴冬的冰窖裏，我徘徊在所有的花朵都凋萎了的花園。

夢，我不敢斷言人生是夢，但那飄泊的雲影多酷肖着人生？而我們的際遇可不就是夢的真實麼？如今，思念的寒熱病時常使我昏迷。然而，無論何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那同樣的微笑，

園瓜的伯生土

· 同景洪 ·

土生伯從草寮裏走出來，展望廣闊的西瓜園。天上一片青藍，燦爛的晨曦照射着河灘一帶，他感到沁人心脾的清新朝氣，精神不由得抖擻起來。「啊，真是好天氣！」他自言自語說。他望望大馬路上，似乎期待着有人來。然後他挑起水桶，走進園裏，開始担水澆西瓜。

土生伯年紀已將近六十，但還身體健壯，精神矍鑠。許多年來，他就在這河灘上種西瓜。對於這一行他是經驗豐富，除了在水田裏做活以外的時間，全都在西瓜園裏度過。所以，他的西瓜產量，總比別人的好。

西瓜園裏開着一排排的防風矮草籬，大約每隔十五公尺，就擁有一盆形的淺水泉。這些都是土生伯不斷的勞力造成的。他担着水桶，跨進清澈的水泉裏，把水打滿。然後他有勁地涉出水泉，走近西瓜苗，一株一株順次澆酒。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可是他却一天都沒有間斷過。

他從肩上放下水桶担子，向大馬路上望望。一個女孩子正從大馬路走下河灘，向這西瓜園來了。她提着裝早飯的籃子，遠遠看到土生伯在望她，就以銀鈴似的聲音高喚：「爸爸……」

「阿秋，妳來了。」土生伯一面回答着，一面從腰帶裏抽出旱烟管。

「我送早飯來了，快吃罷！」

「好，好……」

土生伯將水桶放在原地，走進

草寮去吃早飯了。這時，阿秋總是坐在他的旁邊，和他談談家裏的瑣屑事。一顆顆圓碩的西瓜在沙灘上快成熟時，土生伯每夜爲了看管，都在草寮裏過夜。他總要問家裏這事那事，間或還加些指點。但事實上，現在他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西瓜園裏，家裏的事一切都交給這女孩子了。

土生伯妻子早已死了，只有兩個女孩子。大女兒阿蘭常常帶着孩子來西瓜園看他老人家。阿蘭會替他担一會兒水，他便帶着心愛的外孫遊西瓜園。他彷彿初來這兒似的，目光灼灼地巡視着沙灘上一個個圓碌碌的西瓜，向兩個孫兒誇耀地說：「孫兒，你們看，這個這麼大！」兩個孫兒情不自禁地蹲下去撫摸那肥碩的西瓜。他望着他們，嘴角掛着幸福的微笑。

「爺爺，甚麼時候可以吃？」

「哈哈，再過幾天。」

通常園裏第一個成熟的西瓜，都歸這兩個孫兒享受。

土生伯吃過了早飯，休息一會，又開始澆水。阿秋也幫着一担担地挑起來。兩人默默地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阿秋停下來說：「爸爸，歇歇罷，太陽這麼厲害了。」

土生伯聽從女兒的勸說，歇下來喝喝冷開水，吸吸旱烟。可是沒有休息够一刻鐘，他又從草寮裏走出來開始挑水。滿園大而圓碌碌的西瓜，鼓舞着他老人家的精神，他似乎沒感覺到炎熱的太陽。他來往挑着，澆着。阿秋却站在園裏的

一角，向那邊的西瓜園望着。她回頭看見父親又在澆水，便提高嗓子：「爸爸，不要挑了，黃昏時候再來澆罷！」

土生伯仰起頭來望着她，笑着回答：「沒關係，我再挑一會兒。妳呆在那裏望什麼呢？家裏沒有人，快回去罷！」

阿秋聽到父親最後一句話，乍感到一陣羞澀，已經被太陽晒得通紅的臉龐更加鮮紅起來。

那邊的西瓜園是屬於蕭坤來的，他是個健壯結實的青年，爲人又很勤勞樸實。他和土生伯家是鄰舍，在這一帶他的西瓜也種得很好，可以和土生伯的相比。他很佩服土生伯，常常來到他老人家的西瓜園談談問問，有時還幫幫忙，所以，阿秋和他漸漸有了好感。在西瓜園裏，或往來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傍晚，阿秋回家時，坤來常常陪着她。土生伯望着他們的背影，心裏就會感到一種溫暖的安慰。

滿天都是閃爍的星斗，彷彿互相在私語，又彷彿向地上競相投送秋波。遠遠傳來流水的潺潺聲。土生伯獨自坐在草寮裏，面向着西瓜園。他的旱烟管隨着他的抽吸，顯出螢光般的一點紅光。白天的熱氣已漸漸消失，滿園的西瓜，在微光裏映進他的眼簾，他盤算着它們的收成，心裏很舒適而快樂。他唯一的伴兒——忠實的黃狗懶散地躺在草寮前。

他從草寮裏走了出來，仰頭望



望滿天的星光。他好像很感慨似地深深呼吸了一下，然後蹣跚地走進西瓜園，黃狗跟隨在他的後頭，他彷彿要和每一顆西瓜親切地道晚安，仔細地迴繞巡視園內。他跨出了西瓜園，走向河邊，凝望流水。耳中聽到輕微的潺潺聲，那麼柔和而平靜。他捲起褲管，涉進水裏，然後探身用手感觸流水。「啊，真正的水呀！」他自言自語地說。像小孩子般，玩弄了幾下水，然後走回草寮去。

「狗啊，要好好看守西瓜！」他彷彿向人叮囑般，殷切地向黃狗說一遍，便躺在竹棚上就寢了。

X X X

滿園的西瓜一日日長大，瓜上的綠色的條紋愈來愈濃，現在已變為墨綠色，它們將近成熟，很快就可以採摘了。土生伯想到豐富的收成，格外仔細地照顧。已經有商人從鎮上來洽購西瓜，但土生伯說還要等幾天。商人看到他的瓜園時，心裏不禁暗暗稱讚。他想這老人家真了不起，年年種的西瓜都這麼好，可是他卻狡猾地說：「老伯，今年的西瓜不如去年的好。」

「那裏，你到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這麼好的。」土生伯知道這是商人的手段，微微氣憤地駁斥。

天氣連天都非常晴朗，也愈加炎熱了。河灘一帶又射着搖晃的熱氣，真使人願望有一陣小雨的洒降。土生伯避開中午的太陽，躲在草寮裏。

坤來跑過沙灘走了進來，臉露笑容地說：「土生伯，我的西瓜已經摘完了。」

「噢，那今年你先閒了。」
「我看，你的也好出售了，不要再等了。天氣說不定會有急劇的變化。」

「那裏，我今年下種慢了一點，還要等一等。這好天氣是會連下去的。」

「摘完西瓜，你也該回去休息休息了。」

「是啊，田裏沒有什麼活兒了，有一段閒日子。」

「今年的西瓜價錢倒不壞。」

「土生伯突然沉思似地間斷了片刻，然後微笑着說：『我要買些布料給阿秋做衣裳。她每天也够辛苦的。還有，外孫兒今年要上學了，我想買兩套學生裝和一個書包送給他。』坤來看到他的幸福的神情，也不禁爲他高興。」

土生伯凝望着遠處，開始遐想，他的腦裏浮起西瓜收成後連接的暴雨和一片汪洋的洪水。雨季過去，洪水退後，肥沃的沙土又蓋滿這河灘一帶，等待自己去耕耘。大自然是多麼巧妙啊！

那天晚上特別悶熱，平常澄澈的天空罩上了一層薄霧，氣壓低得人透不過氣來。土生伯躺在竹棚上，感到有點異樣。他不斷地扇着棕葉扇子，轉來轉去。但夜一深，他也朦朧入睡。不知過了多久，驀地他被犬吠聲吵醒，呆呆聽了一會

兒。黃狗俯伏在草寮前，不緊不鬆地連接吠着。他便從竹棚上爬了起來，走出草寮望望。在微光裏，西瓜園是那靜寂，一點變化都沒有。他自然地展望遠處，注意到山上的一團黑雲。滿天的星斗就在那方向殘缺了一大塊，死寂的大氣有點流通了。

「啊，似乎有一陣小雨要來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突然，他淡淡地懷疑起來，是不是將有陣暴風雨來了。但立刻這許多年來的經驗又安慰了他，這時候不是暴風雨的時候。

「狗啊，快不要吠了！」他說着轉身又走向了草寮。

他再合上了眼睛，迷糊淺睡。待再醒來時，一陣陣涼風吹擦着蚊帳。他掀開了帳子，便感到風的潮濕，就不由得警惕起來，走出草寮。這時候應該天亮了，但天空的大半密佈了黑雲，四周還在昏暗中。他立刻發覺到西瓜園那邊的河水已經漲大，而大大吃了一驚。他回頭看望通到大馬路這邊的河灘，那裏雖然比西瓜園凹低，但除了雨期，一向是乾燥的，可是現在却有水開始滾流着。

「啊，不好了，夜裏山上上下下着大雨。」他大聲說着，又注意到天上的黑雲漸漸侵入剩下的晴朗的一半。他知道將有一陣暴風雨的來臨。於是再不遲疑了，他挑着水桶跑進西瓜園，那沙灘上的一顆顆大西瓜，在他眼裏更顯得肥美而可貴了。他心裏急忙着，隨手摘取幾顆放

進水桶，挑起來向大馬路走。他涉過急流的濁水時，已經有小腿深了。他把西瓜倒在大馬路旁，便又轉身走向西瓜園。

他如此來回走着搶救西瓜。急流的濁水一寸寸地漲起，漸漸浸吞乾燥的河灘。現在乘着一陣陣的強風，粗大的雨點開始橫打他的身軀。急瀉的山水，已把西瓜園包圍了起來。

天大亮了，在密佈的黑雲下，西瓜園，氾濫的河水，大馬路，都能够清楚地看得見。風雨愈來愈大，土生伯一身已經濕透，但他毫不顧慮，他的心裏只有搶救被洪水沖走的西瓜。河水漲到不能再挑着水桶涉過去了，他放下水桶，從草寮裏拿出一張草蓆，用草繩急忙結成一個袋子。他裝進幾顆西瓜，把它扛上肩頭，向河水突進。

「爸爸……」突然從大馬路上傳來女孩子的尖叫聲，土生伯看到阿秋和坤來正向他身邊跑來。

「快來呀！」他霎時感到力增三倍，大聲呼喚，然後又低頭慌忙摘着西瓜。坤來只穿着短褲，讓風雨吹打結實的身體。阿秋頭上緊戴着小笠，全身濕淋淋的衣服緊貼在身上。他們各拿着麻袋，涉過河水，走進西瓜園中。

「爸爸！」
阿秋將要哭出來又抑制住，聲音顯得很激動。
「叫什麼呀？快採西瓜！」

「阿秋，妳在這裏摘西瓜，我和老伯來運。」坤來忙說。

大雨已經傾盆而下，暴風也吹得彷彿要席捲地上的一切了。兇狠的急流一陣陣地沖潰圍地，圓碌碌的西瓜和籐葉一齊浮沉在奔流的濁水裏。土生伯和坤來掙扎涉過了河水，踏上西瓜園。坤來看到河水再不能很容易地涉過，得趕快撤退到大馬路去了。

「土生伯，不要再摘西瓜了，我們要趕快逃回去！」

阿秋立刻站起來預備向河裏走進去，但土生伯却沒聽見似地俯身下去想把西瓜裝進袋裏。

「土生伯，回去吧！」坤來再大聲叫。

「好，我就來，你把阿秋先帶回去。」

「爸爸！」阿秋將哭似地叫。坤來還想催促他，可是看到時間再不能拖延，一手拉着阿秋，就跑進急流裏。他頻頻回頭來看土生伯，但只見他彎着腰在剩下的狹小西瓜園走來走去。坤來緊扶着阿秋奮力涉過了河水，便又一轉身衝回激流，向西瓜園走去。

在滂沱的大雨和一陣陣的烈風中，土生伯蹲在兩麻袋的西瓜邊。他看到坤來逐漸走近，便站起來大聲地叫：「坤來，一人最後一袋，扛起來走。」

坤來不禁恐懼。他看到老人家的嘴唇黑青，瘦臉已經沒有一點血色了。他直覺到危險，不由粗聲駭回說：「不能再扛西瓜了，只有空

手走。」

然而，老人家已經扛起一袋向急流奔進去了。因此，坤來也無可奈何地扛起另一袋奔進河流裏，和老人家隔着幾英尺。

混濁的急流已經漲到腰部，許多乾柴、雜草浮流着。土生伯一步步掙扎前進，乾燥時閉着眼睛都能往來的河灘，現在變為陌生難行的艱險地方了。走了一步，下一步怎麼樣，不得而知。老人家咬緊牙關，緊扛西瓜，凝視着前面奔跑的濁流，一步步前進。驀地他感到頭重起來，而眼前一片模糊，他沒有看到對岸出現的幾個村人，也沒有聽到他們的呼喚。西瓜袋從他的肩上飛進急流，在大雨中濺起一簇水花

，他老人家就倒進濁流裏了。

坤來猛卸掉西瓜袋，盡力擋住流下來的老人家。然而，急劇的水力把他沖得踉蹌不定，他緊抱着老人家，拚命掙扎，但終於同時被沖了下去。這時，對岸的幾個村人已奔進河裏，他們在下流合力擋住了坤來和土生伯。老人家已昏過去，他們克制了困難，把他抬上岸送回家去。

黃昏，風雨已經停止，天上開始現出一塊青藍，自然彷彿忘掉了剛過去的暴雨，四周顯得特別冷靜。在房裏，土生伯昏睡了整天。他醒過來時，先看到阿秋坐在旁邊，兩眼哭得紅紅的。

「爸爸……」她又哭出來，

但立刻抿住了嘴。

他看到坤來走近來，就問道：「外面風雨停了嗎？」

「停了！」坤來溫和地回答。他望了坤來和阿秋一會兒，然後非常和藹地說：「你們倆，要氣地在一塊兒生活呀！」

不知怎的，坤來感到臉上有點發燒。

「坤來，園裏的西瓜搶救了多少？」

「差不多一半。」
「很好，很好，大水過後河灘又成一片肥沃沙土，我們再去整地種西瓜，那滿河灘的一個個圓滾滾西瓜是多好看啊！」土生伯說着，嘴邊浮出寧靜的微笑。

我——孩——的——子

君 淑

自從我懷孕以後，我和我的丈夫差不多每天都在打賭。我說我喜歡女孩子；他說他也喜歡女孩子，不過他斷定我生的是個男孩子；我又堅持着說一定是個女孩子。等到產期將臨的時候，對於各人自己的猜測更熱烈了。然而，在這小生命未曾墮地以前，我們誰都無法證明。那一天，也就是今年六月十二日的上午，我的肚子開始陣痛，女傭忙搖電話通知我的丈夫，他馬上趕了回家，送我去到竹腳醫院。

在產房中，陣痛愈來愈劇，起初還可勉強忍受，後來簡直就要使我瘋狂了。這過度的痛苦，給我帶來了多少的悔恨。為什麼我十九歲就結婚呢？為什麼這樣容易就有了孩子呢？為什麼要我獨個兒來承受生產的折磨呢？想到這些，不管是我的丈夫，或是這尚未謀面的嬰兒，都被我深深地詛咒着了！

天啦！那接產的醫生說我是難產，立刻吩咐護士推我去到手術室。強烈的燈光刺得我更加發昏，無法忍受的劇痛使得我尖叫。在迷迷糊糊中，我聽到一陣陌生的啼哭聲：「哇……哇……」

我下意識地發出微弱的嚶語：「誰在哭啊？」

「誰？就是你的孩子呀！」

在這十九年中，我第一次聽到這句「我的孩子」的話，是感到多麼羞澀又多麼溫暖呢！啊！經過了這麼一番辛酸的奮鬥，就有了我的孩子了。那麼，這種種痛苦——嘔吐、胃口的惡劣、困惑和一切都感不適，直到這最末一次的體刑，原是很值得的。

我們這裡，最近掀起一場不小的風波，起因是這樣的：一天，在稱膠的時候，鬼佬（經理）氣沖沖地跑來膠房找「甲帕拉」，查問割三號山九號行頭的是那個人。「甲帕拉」指出了王生。於是，鬼佬叫「貓頭」（包工頭）要把這個人開除掉，因為他今早去巡芭，看到他（王生）行頭的杯子和鴨利（一種釘在樹上透膠到杯子的鐵管子）都骯髒極了。

王生心有不服，說他換那個行頭只有兩天，骯髒是舊日積下來的，與他無關；並說他會向「甲帕拉」討取杯子和鴨利來換，可是「甲帕拉」說沒有了，這叫他怎樣弄得清潔呢？

然而，鬼佬却蠻不講理，說別的他不管，他只要看到行頭骯髒，就得把他開除。王生氣憤起來，便跟他頂了幾句。不想他竟牛性大作，舉起手杖向王生掃過去。卜的一响，王生腿上着了一記，不由頓時火起，隨手拿了個膠桶擲過去，不偏不倚打着正着，膠汁濺了他滿身，氣得他暴跳起來，立刻又高舉手杖向王生打過去。王生見勢不妙，兩步就跳出膠房外了。不過，他還不甘心的緊緊追去，却不料脚下一滑，跌了個四足朝天，工人都拍手哈哈大笑起來。他這一氣非同小可，烏了臉頓足大嚷：「快叫警察來，快叫警察來！」

「貓頭」非常害怕地千「端」、萬「端」的賠罪，說了許多好話方把他勸止了。但他還是餘怒未息，不肯饒恕王生，臨去時囑咐「貓頭」等會稱完膠就得出糧給王生，並且要王生即刻滾蛋，不能在他園口逗留。

這種蠻橫無理的手段，激起了工友們的忿怒，大家都認為如果不起來抗拒，日後工人的遭遇更不堪設想。

於是，幾個年青的馬上出來召集工友開會。會議結果，選出兩名代表，要他們去阻止「貓頭」開除王生。

「貓頭」雖也知道鬼佬無理，但他不敢違背鬼佬的命令。他深知鬼佬的性情，萬一惹起鬼佬的脾氣，說不定會把他的飯碗打破。故此，他害怕事情擴大會給他帶來麻煩，便竭力勸阻工人千萬不要多事，說鬼佬的命令誰也不能抗拒的。

可是工人不肯罷休，「貓頭」逼得無法，他只好硬了頭皮陪着兩位代表去見鬼佬。

結果，「貓頭」挨了一頓臭罵回來，而公學去辦交涉的兩位代表又遭開除了。

罷工記

雅芽

這一來，工人的怒潮更加高漲，即刻又開起會來。經過了一番討論之後，一致議決：從明天起，實行罷工抗議。為了工人的安全起見，我們不但要鬼佬把開除王生以及兩位代表的成命收回，並且要他保證此後不得有同樣事件發生；在沒有得到勝利之前，一致堅持決不復工。

翌晨，鬼佬得知了罷工的消息之後，帶着「貓頭」和「甲帕拉」匆匆趕來工人宿舍，厲聲喝問工人為何不去割膠？我們的一位代表，便將大家通過的「議決」告訴了他。他聽了更加冒火，威脅着要叫警察來抓。可是工人沒有絲毫害怕。

第二天，我們得到另一個貓頭（這裏共有四個貓頭）的工友支持，他們加入了我們的隊伍——罷工。

這使鬼佬着慌起來了，又領着「貓頭」趕到宿舍，要工人集合起來，說有話要講。工人到齊以後，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勸工人不要多事，說現在他可以赦免兩位代表的開除，至於王生是無可原諒的。之後，他又慷慨的說：「好，今天晏了點，每磅膠可以增價兩占，現在就去割。」

然而，工人都堅持到底，沒有絲毫動搖。

到了第四天，我們又聯絡上第三個「貓頭」的工友，一共有百多人參加罷工。如此，把這鬼佬急壞了，他束手無策地在「烏必」房裡踱來踱去。後來，他見事態嚴重，無法可以打開僵局，不得不打了個電話向吉隆坡的大鬼（總經理）請命。

正是中午時候，大鬼坐着大汽車到了，同來的還有勞工司。於是，工人也立刻齊集起來，靜候情勢的發展。

勞工司來詢問罷工的原因，我們的代表將事情一一告訴了他，他就同大鬼商量起來。

結果，勞工司向我們宣佈，說園主願意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希望停止罷工行的動。

跟着，大鬼又親向我們保證，此後絕不會有同類事情發生，叫工人儘可安心工作……

不過，工人這次受到罷工的損失，是因鬼佬的無理舉動所造成的，故大家又要求補貼幾天來罷工的工資。起初大鬼不肯答應，但到底拗不過工人的固執，終於答應每個工人補貼三塊錢，我們才滿意地散去了。

可憐的小婦人

· 櫻子 ·

前些日子，我應友人約到古城去度假，在那幽靜的海邊，發現一間門口蹲着一對石獅子的院落，朱紅的大門已褪了色，銅環也生着鏽。這院落和我外祖父的家很相像，因而使我觸景生情，想起一位叫做「阿春」的老太婆來。想着想着，彷彿她已從那大門走了出來，臉仍舊是陰沉沉的，像是雨前聚集的墨雲一般。

阿春是我外祖父家收養的一個婢女，在我的記憶裏，她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原因是：我幼年住在外祖父家裏的時間多，總是由她負責照顧我。如在元宵節，她就背負着我到廟裏去看那些高燒的紅燭，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在大佛像跟前叩頭，嘴裏喃喃地不知唸些什麼。端午節到了，她會在萬頭鑽動的人群裏，替我爭取一個有利的位置，使我得以飽看龍舟競賽的場面。中元節的晚上，她首先帶我到小河旁邊去看孔明燈，然後去到廟前看社戲，還會給我幾個銅板買荸薺。不過，她雖待我這樣好，但在初時我却對她完全沒有好感，這原因是她太沉默了，不懂得用話語來逗引我的興趣。

十歲那年，我因染上白喉症，喉嚨疼痛，呼吸極度困難，看顧我最力的就是她。後來，我病好了，我對她便有了親切之感。

阿春原是外祖父家的親戚，但由於她的出身微賤，外祖母常不把她放在眼裏，稍不滿意就罵她，更不准她同桌吃飯。當時我很替她不平，天真地說：「怎麼妳不同我們一桌吃飯呀？」

「傻孩子，你知道我是什麼身份？」她幽怨地說了這麼一句，接着總是一聲長嘆。

然而，那時幼小的我，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相反的一面，由於我對她的同情，外祖母便覺得十分不快，時常背地裏警告我別跟她說話，說

她有神經病，不應和她過份親近。其實在我看來，她的性格不過有點悲觀，而心地則是善良的。我常為外祖母的這些話莫明其妙，到了長大從親戚那裏打聽，才知道關於她的身世。

據說阿春是外祖母家所養的婢女，年輕時相當漂亮。外祖父因為身體孱弱，長年抱病，對外祖父在外荒唐的事從不根究。當她十六七歲時，外祖父對她早已垂涎三尺，屢想染指。然而，她因為時常替外祖父買藥，結識了藥材舖的一位夥計，暗地裏談起戀愛來。這個消息，不久給外祖父知道了，除了鞭打她一頓之外，又擺起道貌岸然的臉孔，警告她不得有辱門楣。可是，當時的阿春並不因此畏懼，也許戀之火在鼓舞着她，她還是冒死越牆去會她的情人。這樣一來，深怕「肥水流入別人田」的外祖父，竟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撬開了她的房門，像一頭餓狼似地撲向她的身上，把她變成了一個可憐

的小婦人。

當然，她是十分悲傷，啜泣不已。外祖母問她哭什麼，起初她仍不敢直說，終於經不起外祖母再三追問，她才把被外祖父姦污的事和盤托出。外祖母當時十分生氣，和外祖父大吵大鬧，要他把她遣嫁出門。在無可奈何之下，外祖父祇好賠了一些嫁妝，把她嫁給藥材舖的那位夥計。這在於她來說，一方面應該是快樂的，另一方面却是自卑的。但當她嫁了第二天之後，那位夥計發現她不是處女，因之也就不理她了。從此，她過着悲慘的生活，只有咒詛外祖父葬送了她的一生。後來，因為外祖父家裏需人幫忙，才把她叫過來，就這樣在外祖父家裏過了數十年的奴隸生活，受盡了族人的冷諷熱嘲。她在受了委屈的時候，祇是咬緊着唇，顫抖地啜泣着。除了我誰又能同情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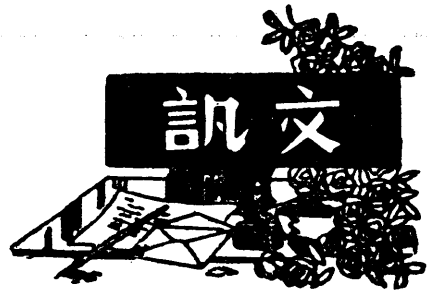
抗戰勝利，我由內地回到故鄉，她還健在，但牙齒已經脫落，生活無人照顧，情況萬分可憐。第二年，她染了胃痛而逝。最奇怪的，是當她彌留之時，臉孔帶着安祥的微笑，似乎她已經解脫困頓的一生，踏上極樂世界的旅程了。

讀者 · 作者 · 編者

本刊特稿「胡適紅樓夢考証質疑」一文，都二萬餘言，現已全部刊完。作者潘重規教授，由於對胡適博士的主張發生了一大串的疑問，特寫出來就正於並時異世的愛讀紅樓夢的人們，並願各地學人共同參加研討，早日揭開紅樓夢的真相。

藝聯劇團此次一連公演國語話劇「秋海棠」八天，在星馬的劇壇上，創下了演出的新紀錄，自有其深長的歷史意義。因此，本刊一連撰文介紹，并在本期封底刊出劇照多張，以饗讀者。

本期刊出的「在阿爾瑪的日子」、「罷工記」、「可憐的小婦人」等篇，雖是出諸青年作家的手筆，但寫作技巧却算成熟，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



星馬

隨着十月的到來，新加坡藝聯劇團又把五幕七景八場的「秋海棠」搬上舞台，在維多利亞新戲院一連公演八天，並在最後另加一晚為新加坡華文中學教師會義演。由於劇情生動，演員賣力，且得到平社的衷誠協助，故這次演出極為成功，每晚都是座無虛席，極獲觀眾好評。

「山民曲」是青年詩人馬陽的處女作，為沙漠出版社出版的「新綠叢書之二」，現已正式面世。全集收入詩十四首，分為兩輯，第一輯側重於抒情，第二集側重於敘事，大都清新可誦。

三版發行的「鄭子瑜詩文集」，內容較前更加充實。在新版中，除原有文字外，復收入「毓秀樓記」「高威廉先生誄詞」「與知堂老人書」「跋康有為先生黃公度詩集序手稿」「剪春齋勝語」等五篇，卷首並有于右老及知堂老人題書，尤為生色。

「萌芽月刊」創刊以後，迄今已出三期，據說銷路已打開，有改為半月刊的計劃。

香港

香港文化教育新聞界三百八十九人，最近聯合簽署發表聲明，聲援支持台灣保衛金馬政策，並向聯合國呼籲制止中共侵略，及促請美國公開宣佈協防金馬。

香港及其他各地的知名學者，對「大胆假設與小心求証」的論戰，反應極為熱烈。最近的「祖國周刊」，一連發表殷祖光、陳伯莊、陳綏民、羅業宏、李璜諸先生的文章，皆有仔細的分析與批評。真理愈辯愈明，這實在是自由學術界的一個好現象。

名作家齊桓與南木合著的「中國二十故事」，已由亞洲出版社印

行問世。這本書的內容，是選輯了中國的二十個有特殊成就及充滿了無上智慧的故事。各故事中，皆充分地表現了時代的精神以及歷史的意義，讓人認識現在的中華民族確是一個卓越而優秀的民族。

台灣

陳納德將軍所著「我與中國」一書，由其夫人陳香梅女士譯成中文，並已印行問世。全書廿萬言，對陳納德將軍兩度來到中國建立飛虎隊的經過情形，有真實而又翔盡的敘述，可作為傳記文學讀，亦可作為戰史看。

際此金馬炮火連天聲中，台北出版的中央、新生、聯合三大報，同於上月一日起增加篇幅，每日出紙兩大張。

中國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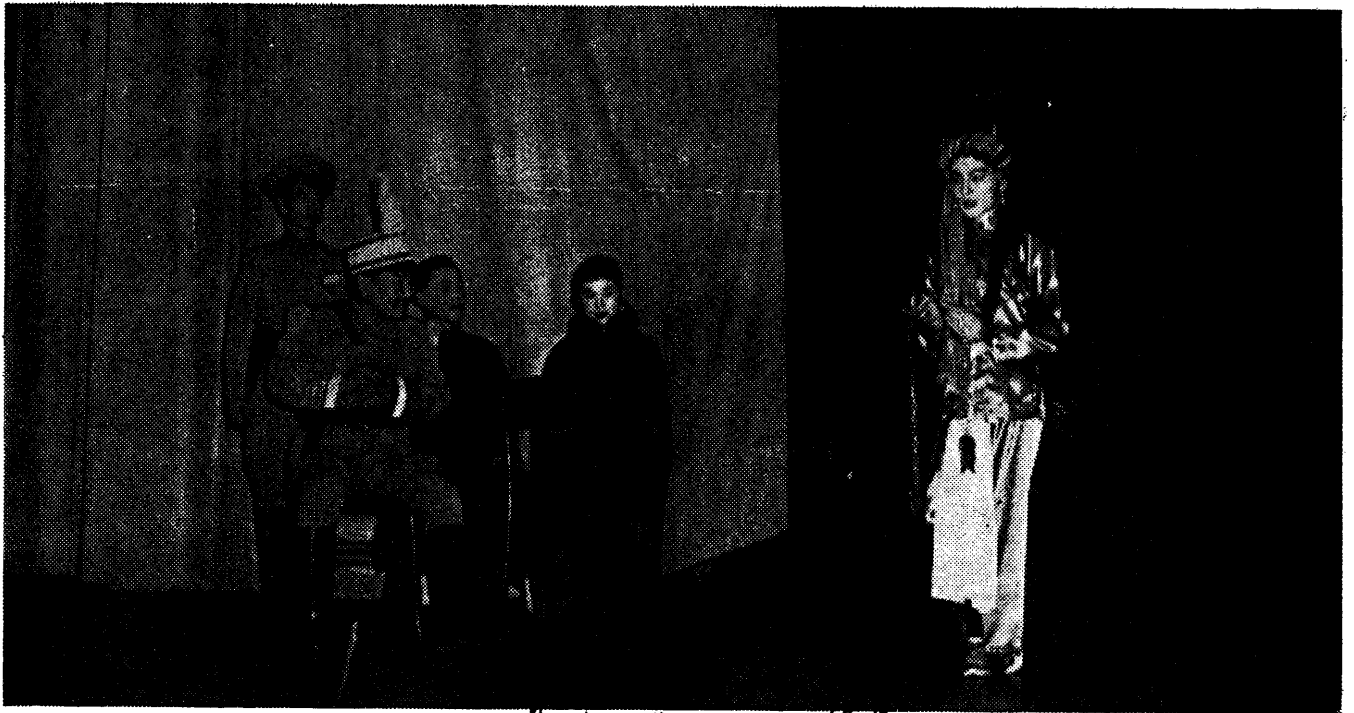
北大中文系最近掀起一個「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的群眾運動」，一直搞了四十多天，出了許多專輯性的大字報和批判論文集，游國恩、杜庚、王瑤、魏建功、朱德煦、鄭振鐸、劉大杰等的著作，都遭到了嚴格的批判。在這個運動裏，並且還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思想批判會」，被批判的教授都被邀參加。

現今住在北平的二十多位畫家和書法家，如葉淺予、蔣兆和等人，每個星期日都在王府井大街當眾揮毫，計件論價，收入歸公，據說這是他們的躍進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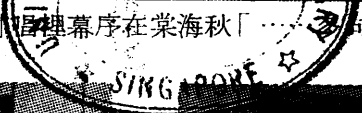
「新文藝出版社」的出版情況，早已被認為很有「問題」，最近又有人向它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如：為甚麼精裝本的古典文學多，現代著作少？為甚麼精裝本的資本主義國家作品多，社會主義國家作品少？為甚麼多為古典文學宣傳，少為現代創作宣傳？為甚麼給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只能輪流登廣告，給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品却登嚇然黑字的廣告？

方紀的短篇小說「來訪者」，受到了「政治立場錯誤」的批評。最近出版的「文藝報」說：「『來訪者』完全是一篇醜化社會主義的作品，它藉着一個壞分子控訴了社會主義，在讀者的心上引起一種新生活懷疑的情緒。」

照劇「棠海秋」演出盛大劇團藝聯



。好叫聲怪上台在潘寶袁，「解起女」... 向半機投不話，少杯千已知逢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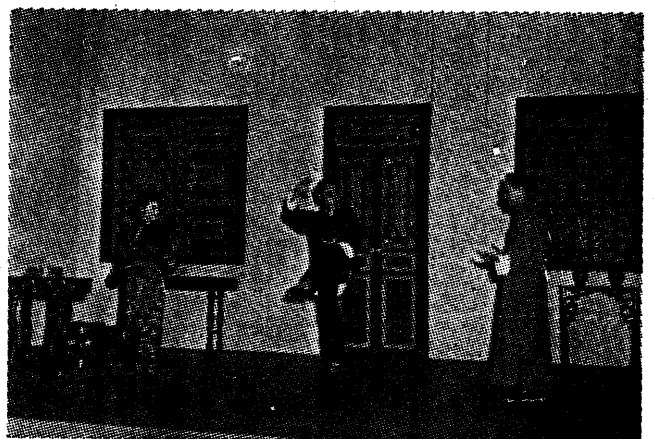
兆季「！人白明是你！太太」
。詐敵意示綺湘羅向在雄



斥怒崑玉趙「？的送誰是籃花這」
解勸旁在四趙，子麻沈



尙「。動別，樣這就，兒這在站」
。戲學子狗小教在二老



換貓狸」齣一連，戲的年些麼這了唱你虧」
。寶梅換替計設崑玉趙「。了記忘都『子太